



炊烟袅袅思故乡

冯国平

自从离开被竹木包围的家乡，我就难以见到炊烟了。城市的高楼似乎就是故乡的山脉，高楼阻挡了我的视线。每当想起那一柱柱环绕在家乡上空的炊烟，如缕缕悠悠袅袅的情怀，盘桓在我的心口，缭绕在我的梦乡和诗行，牵扯着我思绪的情感，泛起生活的波澜。

故乡的天空是炊烟撑起来的，清晨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一缕缕缥缈的炊烟，站在山冈上看，村庄、树影、原野、庄稼、农舍都被笼罩在浓浓的白色烟雾之中，犹如一幅丹青水墨画。

上世纪70年代后期，川东北的老巴中平昌县贫穷而落后，也有老、少、偏、穷的说法。农村缺钱用、缺粮吃、缺柴烧，处在生活温饱线的最低层，生活拮据困难。一缕缕青烟从土墙或青瓦房顶缓缓升向天空，升向无限。每当这时，我的记忆穿过山草或青瓦进入灶屋，看到在灶前传柴遛草的母亲，鼓着腮帮吹火的情景。那还未干透的柴草老是不燃，浓烟熏得母亲双眼流泪。她一边吃力地扑扑地扯着风箱，一边还要忙着上灶做饭，母亲额上的皱纹里渗着豆粒般的汗珠和柴灰。我想：飘出屋顶烟囱的那一缕缕炊烟、没有油腥的饭菜里，饱含了母亲多少的艰辛、劳顿和满满的慈爱啊。

小时候，我读书放学了，就到屋后的常岭坡上放牛。我和小伙伴们一道，吆吆喝喝地赶着牛儿上山。特别是在秋后，山坡及田畴的粮食收割已尽，我们把牛儿赶向山后，几个伙伴就搞起“赶场”和“抛子”的活动，任凭那肥上加膘的水牛肆意贪吃。直到黄昏，看到炊烟从竹木掩映的山脚升向天空，饥肠辘辘的我们充满了对炊烟的喜悦和晚饭的渴求，便急着吆喝牛儿快快回家。年龄稍长一点，我就随着大人们开始下地劳动。烈日下，我在地里劳作不休，收工时，也是看到炊烟飘出房顶，才从田地里出来，在堰塘里舒服地洗完澡后，踏着薄暮回家走去。可以说，炊烟是巢穴，是家，更是一种温暖的安慰。

不刮风的时候，烟囱里的烟是直的，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，炊烟就像画在纸上的一棵树。当每家屋顶都“长”了一棵树时，乡村真是一派美不胜收的景色。黄昏里，偶尔也会起风，那“树”就悠悠然地摆动起来，宛若乡村少女飘逸的秀发。

回家的人们，只要一进各村的地界，一看到房顶上冒出的炊烟，便知道各户吃饭的早晚。一遇上村子哪家有红白喜事生朝满月，房顶上冒出的炊烟，常常是浓烟滚滚，大烟尘尘，一看便知道主人家在请客过事。做生意的外地人，走很久陡峭曲折的山路

会疲惫，渴了、饿了，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哪儿有炊烟飘上天空。走到有炊烟的地方就会见到人家，便会有茶喝、有饭吃，有休憩的竹椅或柴床，可供消除疲劳，睡个好觉。歇一夜脚后，开始第二天的跋涉。

故乡的炊烟，温暖了我的目光，丰沛了我的信念，同时也让我经历了少年丧母的忧伤。炊烟里有淡淡的泥土味，更有我对母亲浓浓的思念。炊烟在写故乡的文章里，是个生动的符号，是一个活色生香的词语，它是承接我生命血液中的一个载体。

我曾听外婆讲起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是难见到人们房顶冒烟的，那时集体吃大锅饭，一两个社的群众聚合在一起，个人家里是很难开锅的。除非哪家有重病人或者特殊情况，队里经研究才会分配一点粮食，也仅够做一两顿饭。村社干部要是看到哪户人家房顶冒烟，定会追查到底。在那个“屋内不生火，房顶不冒烟”的时代，还真搞起了一场不长不短的“禁烟”活动。

改革开放40多年了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农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。农村大力调整产业结构，许多人家已改成烧蜂窝煤和天然气，烧柴草的也用鼓风机代替了风箱，炊烟里飘出香甜的味道，而家乡的天更蓝了，水更清了。乡村的绿水

青山真正地变成了金山银山。

我年少曾经生活的巴河岸边的村庄，8年前已夷为平地，建成了省级工业园区。而今，园区内红旗招展，机器轰鸣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从这里生产的产品走向了省外乃至国外。过去的星光村羊肠小道已变成如今的星光大道。安置在福星社区的居民们，只需拧一下天然气开关即可烧水做饭，省心、省事。

炊烟陪伴了我20余年的时光，而今，我在成都工作生活，养儿育女。在繁华拥挤的城市里，行走在黄昏的街头，我眼前会时时飘拂着炊烟，因为故乡的炊烟是甜蜜的，缕缕上升的炊烟是故乡放飞游子风筝的线。

难忘家乡袅袅的炊烟，因为炊烟里有我儿时满满的记忆，有我年少饥饿时幸福的渴望，有母亲的身影和眼神，更有她哺育儿子女儿仁慈的温度。横穿记忆的时空，每当眼前掠过那一缕熟悉的炊烟，我的眼睛常被熏得再次涨潮……

上图：位于四川省巴中市的光雾山，因常年云雾缭绕而得名。光雾山桃园景区，崇山峻岭形态各异，在晨光照耀下美不胜收。

熊波摄（人民图片）



行天下

逶迤绵长的海岸线为美丽的青岛镶上了一道漂亮的金边，位于青岛市区东部的小麦岛，就是这金边的一枚绿宝石。小麦岛不大，一段不长的堤坝把它与陆岸紧紧地连在一起。当我远远望见它时，不由想到了曹孟德的诗句：“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。树木从生，百草丰茂。”走上堤坝，向着那满目苍翠行进，腥咸的海风渐渐有了草木清香的气息，我忍不住深深地呼吸，吐故纳新，整个人无比舒展，步子也轻快起来。“丁零，丁零……”伴着清脆的铃声，一对年轻的情侣骑车从身旁经过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岛上的浓荫里。他们的骑行之旅有蓝天、有大海、有鸟语花香，定会是浪漫之旅。

“这绿岛像一只船，在月夜里播

线低垂，满眼都是花的海洋。抬眼望，向西能看到市区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，恢宏大气，生机勃勃；向东则能看到巍峨的崂山，山峦起伏，祥云缭绕，有浓浓的山水画意韵。

岛的南岸，是礁石林立的悬崖，一片松树织起了墨绿色的屏障。那些巨大的礁石，被海浪拍打得嶙峋挺拔，充满着阳刚之美，与那些鲜花绿草的阴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让人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有垂钓者正站在礁石上抛竿，脚下洪波涌起，雪白的浪花不时绽放，绵延不绝。极目远眺，过往的航船好似海天之间悦动的音符，随心而动，就会有悠扬的乐曲回响，或欢快、或忧伤……于我而言，这乐曲应该是军歌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》，正是在这进出青岛港

到青岛游小麦岛

李仲



俯瞰小麦岛 陈羽乔摄

呀，姑娘哟，你也在我的心里飘呀飘。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，吹开了你的窗帘……”刚上岛，海风就送来这美妙的歌声，几位青岛大姨在花丛中唱出了她们心中的歌，这小麦岛，就是她们心中的绿岛啊。大海、月夜、小岛，总会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。一曲停歇，摇曳的花朵、纷飞蝴蝶、拂面的海风仿佛接着唱起这支老歌，思绪便从这绿岛飘向了远方。

岛上的小路很有特色，有石子路，还有用废弃磨盘铺成的磨盘路，自然而古朴。路的两旁则是繁花秀草，金光菊、金鸡菊、秋英，一团团一簇簇，黄的亮丽、红的耀目、紫的高贵、白的素雅，只要视

的航线上，我曾经多次深情地凝视，凝视岸线上的山峦、海岛，不断校正着战船前行的航向。在岛的最南端，还有一座金黄色的亭子，名字叫“潮音阁”，这看似普通的亭子名副其实，小麦岛海洋环境监测站的科研人员，在这里倾听海潮的律动，记录浪涌的节奏，时时探寻大海的秘密。我当年用过的航海资料，应该有不少出自这里吧。

漫步小麦岛，不疾不徐，太阳的影子已经慢慢地由长变短，再缓缓地拉长。时光舒缓地流淌，有鲜花盛开，有绿意盎然，有浪奔浪涌，有闯荡大洋的航船。一岛一水一世界，徜徉其间，心与美好就相牵相伴了。

福建安溪

龙通土楼里看老物件

李志宏



“担箩、风车、木犁、米斗……”我们三五成群指着传统农耕用具一一辨认，不时驻足感叹。“这些东西承载了我们的记忆，可以被淘汰，但不应该被遗忘。”一位耄耋老人感慨。

此时我们正身处福建安溪感德龙通“崇塘永峙”土楼。这座高11米，边长29米，呈正方形的土楼，沉淀着神秘与神奇。土楼前是一条发自玉门尖的小溪，在它的后方，小山从远处绵延而来。土楼外墙基石厚约2.3米，墙厚近2米，牢固挺拔。土楼取名“崇塘永峙”，“崇塘”即“高墙、高城”的意思。土楼整体是楼阁式，有72个房间和一个大厅，内设天井、粮仓、厨房、走廊等。

土楼内有个历史陈列馆，陈列着从村民家收集来的物品。明媚的阳光泼洒在土楼，陈列馆里的每一件物品都闪闪发光，我们的眸子被

照得晶晶亮。

陈列馆以陶瓷、竹编、铁器居多。安溪早期的海外贸易，就是以茶叶、铁器、瓷器为主，曾经“货诸东南”。明清两代，安溪的民窑青花达到鼎盛时期，窑址多分布在西溪、蓝溪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，据记载有60余处。这里的青花多是碗、盘造型，或朴拙或雅丽，有的已破碎，但卷草、莲花、云气等纹样构图不失审美价值。竹藤编工艺是安溪一项历史悠久的手工艺，《五代初建安溪县记》中就有“荷舂执筐，为安职业”的记载，足见当时“舂”“筐”等竹制品已进入寻常百姓家。在陈列馆里，我看到了笠篾、条筐、簸箕、筐箩、牛嘴箭等农具。让我惊叹不已的还有1000多份古契约，有明代崇祯年间的田契、清代乾隆年间的买卖契约、宣统年间的分家析产契约、民国时期的退婚契约、完粮票

证等。这些古契约涵盖了村民日常生活的田地、山林、婚姻、分家析产等方面，是研究土楼文化的宝贵遗产。

“这些古物怎么搜来的？”我好奇地问。“村民们听说要建陈列馆，纷纷把家里的古物什物捐出来，有的还主动找我，带我去古厝和老屋的犄角旮旯里淘，淘出一件来，那个乐啊！”龙通村村支书许进丁仰头微笑着说，眼睛看向土楼四角的天空。在许进丁的讲述中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深深感染着我。第三组村民吴秀兰女士捐献出古契约、古尺、土地证、头簪插针、古煤油炉、梳妆台、镜箱等，为人们了解和研究龙通先人的生产生活，提供了宝贵资料和实物。许进才先生和许冰女士主动捐献了珍藏的100多份古契约。一位老兵将自已用过的瓷缸背包、粮油供应证，收藏的毛泽东选集等也献了出来。

二楼是茶叶博物馆，存放着许多盛放陈年铁观音的陶罐，朴素美观，各有千秋。三楼陈列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百姓使用的床，古香古色。慢慢逛，细细看，我在这里转悠了两三个小时，似乎在广袤无垠的历史里走过了漫长的路。土楼和陈列馆中的老物件所散发出来的历史韵味，让我沉醉。

左上图：龙通土楼。吴承接摄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浦溪河是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的母亲河，它从黄山之巅泻下，一路穿山越谷，绕村过巷，直至汇入那万顷碧波——太平湖。生在浦溪河畔，我日夜见证它的成长，它的旧貌新颜，它的华丽转身。

小时候，我眼中的浦溪河是朴素的，宛如村姑或邻家小妹。河堤纯朴，天然生成，河水和泥土亲密接触。河岸生长着茂密的树木，有樟树、柳树、楮树，还有各种杂木，组成绿色长廊，河水在长廊中旖旎，宛如半遮面的钢琴女子。河水清冽，宛如婴孩的眼睛，或者流动的镜面，蓝天白云揽水自照，飞鸟也不时留下倩

影。成群结队的长条、鲢鱼、勾嘴鱼和花斑鱼，将浦溪河当成家园和乐园。你濯洗或游泳，鱼会麇集而至，宛如你的玩伴或宠物。村民荡着划子捕鱼绝对是一景。早晨雾气浓妆淡抹，划子的欸乃声也或隐或现，蹦跳的鱼如白亮的音符，擦亮了早晨。春雨或秋凉时分，河岸垂钓，使江南的河畔多了一份流动的景。

记不清从何时起，浦溪河开始蒙尘染垢，河水不再清波荡漾，浑浊泛道在沿河两岸龙蛇游走，水磨石铺就的路面走上去惬意舒坦，人行道、自行车道界限分明，人车通行两不误。一路绿草相伴，绿树相依，时有凉亭、长椅供人们歇下疲惫的脚步。护岸的石堤分层推进，每层又用绿树或草坪相隔，有的地方依凭自然的泥岸土坡，草木护驾，让生态美尽显。许多河滩就地围堰，栽花植树，依托自然、回归自然的理念体现在浦溪河的每一个细节中。河上新建了数座气势恢宏的桥，

有行车走人、可立可坐的廊桥，有双向四车道钢筋混泥土桥，还有如弯月的钢结构观景桥，与原先的几座旧桥并驾齐驱，组成了桥的丰富景观，不时可见人们在桥上驻足留影。

浦溪河两岸新辟了不少大小广场。最有名的要数有“小上海外滩”之称的沙滩广场，上面不仅铺有专门从外地运来的干净白亮的细沙，供小孩游乐，还有宽大的塑胶场地，大人可席地而坐，揽风赏月，小孩则在旁蹦蹦跳跳，几架月亮状的秋千更是让老幼欢喜。每逢节假日，这里就会成为人气打卡地。日月广场也很有名，这里卧有一座在全国都享有大名的球



清波重现浦溪河

崔志强文/图

幕影院，老远就可看到它的身影。这里的广场为好几片，跳舞、溜冰、骑车各不相碍。现在的浦溪河已成为一条青春、时尚、美丽的河，闲暇时或节假日来此散步、骑车的、拍摄的或垂钓的人络绎不绝，欢歌笑语与浦溪河水一同流淌着，流淌出一幅小城奔小康的美丽图景。

题目：如今的浦溪河两岸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。